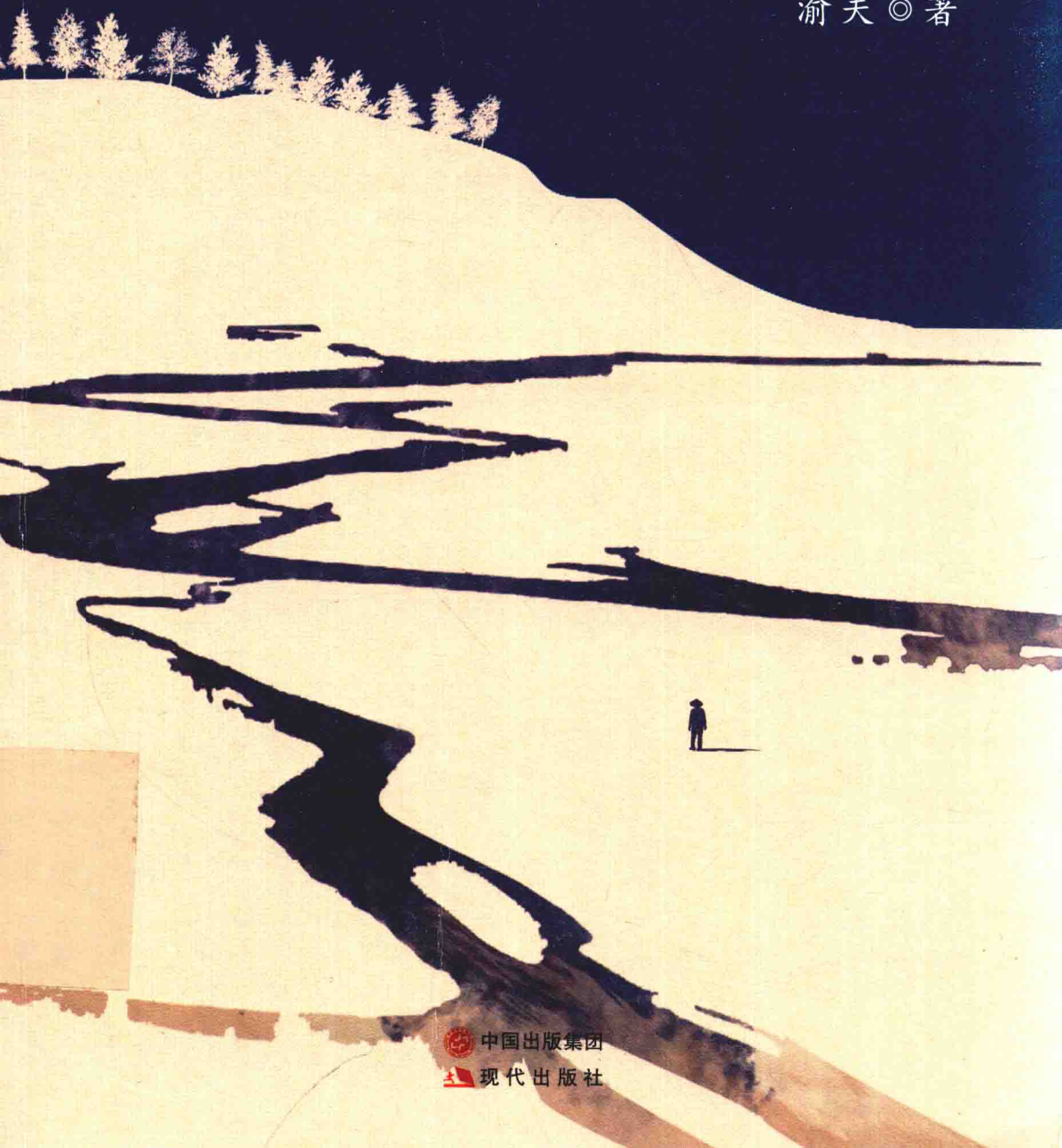


越过那道山梁

渝夫◎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越过那道山梁

渝夫◎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过那道山梁/渝夫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7-5143-5185-9

I. ①越… II. ①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60914号

越过那道山梁

作 者 渝 夫
责任编辑 李 鹏 陈世忠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185-9
定 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谨以此书

祭奠行将远去的故乡



目 录

序章 远行，沿着先祖的足迹	1
第一章 穿行巴蜀，走不出的故乡藩篱	15
第二章 情义东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77
第三章 从华南到华东，游荡在城市边缘	107
第四章 华中十日，流不尽的思乡泪	149
第五章 华北掠影，若即若离的乡愁	182
第六章 在西藏，在离天很近的地方	226
尾声 魂归何处？天涯无处不故乡	254
贫瘠的乡愁（代后记）	292

序章 远行，沿着先祖的足迹

(一)

公元2013年7月22日，农历六月十五，大暑。大巴山南坡，铁峰山脉，凤凰山缓坡带，重庆开县古月乡梓第村唐家岩村民小组。

天刚麻麻亮，李良开打开家门，唤上家狗大黄，借着微弱的晨光，迈开大步往祖坟走去。

走出自家砖混结构的二层小楼，李良开抬头西望，开县境内的最大山脉、远处的一字梁若隐若现。顺着一字梁往回看，大大小小的山梁一道连着一道，高高矮矮，起起伏伏，排列得很有章法，像极了列队等待检阅的士兵。

还没走出房前的地坝，妻子徐小芳追了出来，一边把打开电源的手电塞到李良开手里，一边轻声细语地唠叨着：“都快七十了，还当自己是年轻娃儿？我跟你讲，你那桐子壳壳早就不管用了，看个报纸都费劲巴力，还赶啥子夜路？”

李良开停下脚步，伸手摸了摸妻子花白的头发。徐小芳往后闪躲，继续唠叨着：“你这个老头子，多大岁数了？怎么还毛手毛脚的？这次出远门，你老实点儿，莫去招惹别的女人。”

李良开笑了笑，没有吭声。他不用看，也不用猜，知道妻子又该脸红了。这个老婆子，过完年就68了，还和51年前刚结婚时一样害羞。

“毛手毛脚”这个词，李良开再熟悉不过了。从17岁那年喜欢上这个女人，只要自己做出亲热的举动，徐小芳的嘴里准会轻声细语地蹦出这四个字：“讨厌，怎么又毛手毛脚？”“你能不能老实点儿？总是毛手毛脚的。”“毛手毛脚的家伙，看我怎么收拾你……”诸如此类的唠叨，李良开却听得顺耳，心里很是舒坦。

想到这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结婚以来第一次较长时间离开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李良开心里一动，展开双臂，把徐小芳紧紧地搂在怀里。这一次，徐小芳没有闪躲，非常配合地把头埋在丈夫的胸膛上，可嘴里还在轻声细语地絮叨着：“我跟你讲，穷家富路，莫舍不得花钱。别担心几个孙儿孙女，

我会照看好他们。早点儿回来，一个人守着这个家，我害怕……”“怕”字说了一半，徐小芳有些哽咽，没再说下去。

李良开鼻子一酸，眼眶一热，差点儿流出泪来。他松开双臂，抬起右手摸了摸妻子满是皱纹的脸庞，狠下心转过身，大步流星地往祖坟的方向走去。

身后，徐小芳哭出了声：“路上小心点儿……”

（二）

按照风水先生的说法，唐家岩李氏祖坟的选址很有说道：头枕大山龙脊，臂展东西山梁，瞩目辽望山峦，远远望去，很像一把安放稳当的太师椅。

这个地方叫团田。坟地前后都是层层叠叠的梯田，正前方是一块略呈椭圆形的水田，团田这个地名就是因此而来。

唐家岩李氏祖坟的规模并不大，陈设也很简单。在并不开阔的地域上，以李良开的祖父李永杰的坟莹为中心，其他坟莹按照男左女右的顺序一字排开。

李良开念过几年书，是他们那辈人中的知识分子，是个老党员，还当了三十年大队和村干部，算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从不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尤其是在任时，他总是一副正气凛然的模样，对道士之流总是敬而远之，甚至有些反感。

2003年夏天，也就是全国上下被非典搞得人心惶惶的那年中秋节晚上，年过八旬、须发皆白、方圆数十里无人不知的老道士安名山找上门来，预言十年之后唐家岩李氏祖坟将遭遇劫难，让他无论如何要想办法保住这块风水宝地。

那一年，李良开不到59岁。当天晚上，一向反感道士的李良开和安名山谈了很久。除了祖坟的风水，还谈到了唐家岩柏树梁上那一长排由祖父李永杰栽种、至今依然挺拔的古柏。

在李良开看来，如果要算风水，唐家岩上那70多棵上百年的古柏才是真正意义的风水。正是有了这些柏树的庇护，唐家岩的李氏家族才得以生息繁衍。

对于李良开的观点，安名山并没有予以反驳，而是给出了“都是风水，都要保住，否则对后人不利”的结论，还说他之所以跟李良开讲这些，是因为这事不仅关系到李氏后人，还与他安氏后人有关。李良开问他到底有什么利害关系，安名山却笑而不答，只管把玩着长长的白胡子。

对于安名山的真实用意，李良开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三年后，当安名山的孙子娶了李良开亲弟弟的女儿，他才恍然大悟：这个老道士，还真有些先见之明哩。

让李良开震惊不已的事情还在后面。

2013年春节后一个月，古月乡杨乡长带着一帮人来到唐家岩，宣布了一条消息：一条高压输电线将从唐家岩穿过，还要在此修建一座大型变电站，附近的土

地全部征用，民房和坟莹全部搬迁，那些古柏也要全部砍伐。

亲耳听到这一消息，李良开张大了嘴巴，半天没缓过神来。他想起安名山的预言，一阵恐慌从心头掠过。他很想再找安名山唠一唠风水，唠一唠如何保住属于李氏后人的风水，只可惜这个道士已在五年前去世了。

那一刻，李良开总算看清了自己：入党42年，当了30年大队和村干部，人前人后积极了一辈子，表面上与众不同，但骨子里和村里的同龄人并没有两样，一样眷恋土地，一样相信风水，甚至也有那么一点点迷信。

尤其是意识到自己年岁已大，如今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农民，不必再顾及这顾及那之后，李良开萌生了一个念头：想尽一切办法，保住李氏家族的老院子、祖坟和祖父李永杰留下来的那一排古柏。

（三）

2013年7月22日这天早上，跪在祖父李永杰的坟前，李良开悲从中来，泪流满面。大黄不知所措，用头拱着李良开，似乎想给主人一点儿安慰。

李良开哭得很伤心，不因思念先祖，而为唐家岩李氏族人的四分五裂。

当李良开提出一起去乡政府要求改变高压输电线的走向时，和他岁数相当的堂兄弟们竟然没有一个明确表示支持。理由五花八门：这事我们这些老家伙做不了主，得问年轻娃儿；他们在外闯荡，比我们有主见……

每每听到这些托词，李良开都气不打一处来：“问年轻娃儿？到底谁当谁的家？还好意思问后人，你们这些老东西还有没有点家长的威严？”

话虽这么说，李良开心里却十分清楚，现在确实是年轻人的天下了，无论是在党政机关上班的李氏后人，还是在外地打工的李家后代，无一例外都成了家里的主心骨，远程把持着家里家外的大事小情。而留守唐家岩、以带孩子为主要任务的老人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分量也随之越变越轻，甚至连请儿女们回家过年这种天经地义的要求也不敢轻易提起，生怕耽误了孩子们的前途或“钱”途。

想到“钱”这个字，李良开有些悲愤了。他虔诚地跪在祖父坟前，抽泣着讲述了李氏后人见钱眼开的种种表现。

为了征地，政府给出的拆迁补偿是优厚的：按户计算，平均每户补偿50万元。消息传开，整个唐家岩沸腾了。家家户户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如何处置这笔从未见过的巨款。

其实也没什么分歧。除了李良开，李氏家族其他人意见惊人的统一：只要钱到手，马上拆迁，之后到镇上或县城买房定居。包括在李良开面前从来言听计从的徐小芳，这次也有了主见，不止一次在丈夫耳边吹风：“把月溪场的房子卖了，

加上补偿款，到县城换一套大房子，正经八百过几年城里人的日子。”

听徐小芳也这么讲，李良开的心立马凉了半截。但他还是不死心，挨家挨户地去做堂兄堂弟们的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想尽办法动员大家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把祖宗留下的老院子、祖坟和古柏保住。

出于对先人的尊敬，也架不住李良开的软磨硬泡，堂兄堂弟们松了口，答应再和远在外地的孩子们商量商量。有的为了表达诚意，当着李良开的面给儿女打电话。

李良开也豁出去了，要来侄子侄女们的电话，逐个打过去商量，强调保住老院子、祖坟和古柏的重大意义。对李良开的提议，身为侄辈的后生们的回答大多模棱两可，不支持，也不反对，都说要再考虑考虑。李良开再打电话，不是没人接听，就是说正在忙，有空再回过来，之后便没了下文。

（四）

那段时间，李良开吃不香、睡不好，脾气也明显见长，对平时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的四个孙子和两个孙女，偶尔也会莫名其妙地训斥一顿。

孩子们找奶奶告状诉苦，徐小芳也别无他法，只好叮嘱几个小家伙尽量别惹爷爷，见他不高兴的时候，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尽量别往跟前凑。眼看孙儿孙女们有意无意地疏远自己，李良开心里更加不痛快。

2013年5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分头送完孩子们上学回来，李良开以茶水泡得太浓为由头，把徐小芳骂了个狗血淋头，骂她没安好心，骂她离间他与孙辈们的关系，骂她不体谅自己的苦处。

徐小芳不搭腔，默默地打开所有门窗，让丈夫愤怒的声音往外扩散开去。事实证明，这一招很管用。等徐小芳打开所有门窗，李良开怒骂的声音越来越小，直至湮没和消失在小镇杂乱的喧嚣声里。

李良开是个好面子的人，别看在家里有时叽叽歪歪，可在外人面前，他总是保持一副温文尔雅、通情达理的形象。尤其是搬到月溪场居住之后，李良开在这方面更是在意，生怕别人说他不像个城里人。

徐小芳知道，李良开并不喜欢这个叫月溪场的地方。或者不如说，李良开压根就不喜欢城里生活。尽管这个叫月溪河、离县城还有五六十里的小镇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但其拥挤的街道、如织的人流、飞扬的尘土，足以让习惯山村生活的李良开苦闷不已。但为了方便孙儿孙女们在小镇上学，李良开只能向现实低头。

原本，四个儿子都有让各自妻子留在老家照看孩子的打算，结果被徐小芳一一否决了。在她看来，结了婚，两口子就是一个整体，无论日子多么艰难，都

应该生活在一起，能不分开就不要分开。于是，这个家有了一条不成文的家规：孙儿孙女断奶后，一律由爷爷奶奶在老家抚养。

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更不是徐小芳的独创。偌大的梓第村，400多户人家，近2000人，大多数家庭都是这种运行模式：青壮年在外地打拼，中老年人在家种地和带孩子，全家人只有在春节前后才有短暂的团聚机会。

六年前，为了方便六个孙儿孙女上学，李良开、徐小芳夫妇从海拔八百多米的梓第山搬到了处于河谷地带的月溪场。房子是四个儿子合资买的，三室一厅，90多平方米，位于一栋七层居民楼的五层，旁边就是镇政府，算是这个小镇的中心地带。这是四个儿子买给父母的养老房，房产证上写的是李良开、徐小芳的名字。

当年之所以搬到镇上，是因为唐家岩所在的梓第村唯一的小学被撤并，考虑到孩子们早晚都要到月溪场读初中，村里条件稍好一点的，纷纷到镇上买房或租房，以方便孩子们上学。一切都为了孩子！就算是一百二十个不乐意，李良开最终还是告别生活了六十多年的老家，开始在小镇上别别扭扭地生活。

从搬入小镇第一天开始，李良开每天都在嘟囔，啥都不习惯，看啥都不顺眼。强忍着住了半个月，李良开受不了了，自个步行走回唐家岩，抱着老屋后面山梁上那棵最高最粗的柏树，呜呜地哭泣起来，几乎难以自持。

李良开心里明白，这就叫故土难离。哪怕只是离开十多天，哪怕只有十多里远的路程，已足以让自己心烦意乱，寝食难安。从这天起，每隔半个月，李良开都要独自回到唐家岩住一到两天，收拾收拾屋子，给房前屋后菜地施施农家肥，忙得心甘情愿，不亦乐乎。等到孩子们放寒暑假，他会行使家长的权威，领着妻子和六个孙儿孙女回到山上的家里小住一段时间，直到学校开学才举家重回月溪场。

对于李良开的心事，徐小芳深有同感。她曾和李良开约好：等到最小的孙儿考上高中到外地上学，老两口儿就回山上定居，直到终老。谁知世事难料，最小的孙子才上初一，便传出了唐家岩村民小组要整体搬迁的消息。

刚开始，徐小芳并不支持李良开去极力保住老屋和祖坟，理由是拿着拆迁费到县城买套房子，以方便照顾陆续到那里读高中的孙儿孙女们。李良开却不这么想，他认准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而徐小芳又属于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人，最终她选择义无反顾地站到李良开这边，不遗余力地给予自己的男人道义和情感上的支持。

（五）

自从作出要努力做通族人思想工作、共同保住老屋和祖坟的决定之后，给在外地的侄辈打电话，成了李良开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此，他专门给自己

的手机办了个长途通话套餐，一有时间就翻开电话本，琢磨着给谁打，寻思着话怎么说，费尽了心思。

有一次，跟一个在深圳开模具厂的堂侄通电话，李良开苦口婆心地讲了半天，那边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这事儿还是当面谈的好，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李良开当时就火了，对着手机怒吼起来：“个老子哪个不晓得当面谈？要当面谈，也得你龟儿子回来！难道还要我这个老不死的跑去找你？”

电话那头顿时熄了火。李良开气得干瞪眼，扬起右手就要把手机从窗户扔出去。徐小芳手疾眼快，一把夺过手机：“你这个死老头子，发什么疯啊？扔手机能解决问题吗？就知道在屋里跟我和娃娃们耍横，有本事你去找他们啊？！”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听罢徐小芳的这番气话，李良开顿时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对啊，我可以去找他们，当面锣对面鼓，终归比电话里来得痛快。打定主意，李良开琢磨着和徐小芳商量远行的事情。

见丈夫当了真，徐小芳开始极力反对，并给出一大堆理由：什么年纪偏大，什么从没出过远门，什么自个儿在家应付不了那些调皮的孩子。反正不管李良开怎么讲，她就是不同意。李良开不管这些，到书店买了一本中国旅游地图册，戴上老花镜，找来孙儿们遗弃的旧作业本，在背面写写画画，合计着出行的路线图。

考虑到堂侄们大多在沿海地区打拼，李良开首先在完整的中国版图上画圈标出了上海、天津、浙江、广东、福建等地，之后又在武汉、北京、哈尔滨、沈阳、乌鲁木齐、西藏等城市名称上画上圆圈……几番折腾，李良开惊讶地发现，唐家岩李氏后人竟然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几乎撒遍了大半个中国！如果大人小孩都算上，竟然超过两百人！这些人当中，或打工挣血汗钱，或开厂当老板，或在党政军机关捧铁饭碗，各有各的营生，也各有各的艰辛。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当地结婚生子扎下根来，把在老家的孩子接过去读书，有的还把老人接去一起生活，压根儿没了再回唐家岩定居的打算，对保住老院子、祖坟和古柏自然没了兴趣和动力。

意识到这一点，一股悲凉之气从李良开胸中腾起，一度让他信心尽失。尤其是做完所有标记，望着那张涂满圆圈的中国地图时，李良开倒吸一口冷气：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李氏后人，凭一己之力，哪能一一走访到位？即便是有选择、有重点，没有几个月时间，恐怕也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再说，出门的路费从哪里来？那么多地方，上万公里路程，汽车火车来回换着坐，就算全部买硬座或是站票，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为做到心中有数，一个周日的晚上，李良开专门跑到古月乡中心小学，和在这里教数学的堂侄李善

乾算了一笔账。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按李良开提供的主要路线和城市，李善乾给出了3.6万元的参考数据，还说这是最低预算，住店和吃饭的钱没算在里面，如果全算上，再带点活钱备不时之需，五万块钱勉强够用。李善乾这么一说，李良开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五万块，那可不是小数目啊，就算把老两口儿在银行的所有积蓄取出来，也只有不到四万块钱，根本凑不够这个数。更何况，李良开从来没有管钱的习惯，结婚51年，财产大权一直掌握在徐小芳手里，老婆子死活不同意他远行，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掏出那么大一笔钱来？肯定不可能。因为徐小芳不止一次对他讲，那四万多块钱是老两口儿养老和治病用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对不能动用。

李良开有些绝望，为出行计划的彻底搁浅。

（六）

那天晚上，从中心小学出来，李良开没有回家，而是打着手电去了月溪场街上后身那个叫三个碾盘的地方。那里埋着唐家岩李氏的先祖李和钦，也是古月乡两万多名“塆上李”后人共同的根魂所在。

从记事起，李良开就从父辈口中得知：李姓在古月乡境内有三大支脉，其中李和钦一派，因李和钦当年从湖北孝感洗脚河迁移到月溪河一个叫塆上的地方落脚安家，人称“塆上李”。另外两个李姓支脉，一个称“祠堂李”，另一个称“后山李”，名称缘由不得而知。

没长大之前，李良开一直搞不明白，同住一个区域，同为十八子李，都尊春秋战国时的圣贤李耳为始祖，古月乡的李姓三大支脉本应情同手足，但实际上却不那么和睦，“塆上李”、“祠堂李”和“后山李”都一个德行，都以当地的李姓正统自居，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很难拧成一股绳。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良开渐渐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塆上李”的先祖李和钦也好，“祠堂李”和“后山李”的先祖也罢，均来自不同省份，出于对先祖的尊重和传承家族历史的需要，自然要对谁是当地的李姓正统据理力争。

按照族谱记载，“塆上李”可是大有来头：先祖宋之孜公系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第15代孙。宋灭唐，李姓大祸，孜公早有预料，从陇西郡移居至江西南昌府丰城县湖茫里。孜公第十世孙鼎公于元朝大德年间，从湖茫里迁移到湖北孝感县洗脚河世居。月溪河“塆上李”先祖李和钦系鼎公第五代孙，于清顺治初年（1645）从湖北省孝感洗脚河李家院子孤身入川，来到月溪河楼房坝（后改称三个碾盘），当时住风岩洞；世代繁衍，子孙昌盛，至今已21代，人口逾两万……

对于自己的家族史，李良开非常看重，甚至把自己的大儿子取名李源，和唐高宗的姓名同音不同字。别人都笑李良开异想天开，自己当不了皇帝，就把皇帝梦寄托在儿子身上；还有人讥笑他是在翻没凭没据的老皇历，借此标榜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对此，李良开从不辩解，一笑了之，因为他最了解自个儿的本意：别忘了自己从哪里来，也别做有辱祖先的事。

李良开并不是个死脑筋，他只是坚持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家族历史。比如，在给子女取名这件事上，他就没有严格按族谱规定的宗派和辈分来，而是根据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按照出生时间，把大儿子取名为李源，二儿子取名为李远，三儿子取名为李流，小儿子取名为李长，意取“源远流长”之意，借此表达对祖先和家族历史的敬重。

小儿子出生后不久，曾有好事者拿李良开取乐子，说他附庸风雅，假装文化人。李良开不以为然，一句话顶了回去：“老子又不是编成语词典，用管那么多吗？我看你是校场坝的土地——管得宽！”

实际上，这不是李良开的首创。在给孩子取名这件事情上，唐家岩李氏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总想让孩子名字充满或深刻或肤浅的寓意。唐家岩李氏的开拓者，也就是李良开的爷爷李永杰，就根据“塆上李”族谱确定的“和论先泗长，大同正必本，成永有良善，富贵祥达兴，文章得贞吉，恒丰豫泰生”宗派顺序，将四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李有文、李有武、李有双、李有全，寓意“文武双全”；而他三个女儿分别取名李有梅、李有兰、李有竹，完全按“梅兰竹菊”排序。如果有第四个女儿，肯定会取名李有菊。

说起祖父李永杰，李良开觉得他的人生经历简直就是一部传奇。

李永杰生于1860年，其父李成耀系大清汉旗兵勇，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战死沙场。李永杰原名李永昊，16岁那年继承父业从军，后因不满被长官欺负，私自离开兵营，改名李大顺，参加天津义和团运动。大沽炮台陷落后，心灰意冷的他潜回老家月溪河，再次改名为李永杰，与庞氏结婚，后定居唐家岩，亲手种下百余株柏树苗，成活70余株，成为抵挡大风的重要屏障。李永杰与庞氏白手起家，不仅子孙兴旺，家业也不断扩大，最鼎盛时期，一度拥有近千亩田地，是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

只可惜，一世英明的李永杰后来不小心沾染上鸦片，不出五年，把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产几乎全部败光，自己也不到60岁便撒手人寰，留下庞氏苦苦支撑，磕磕绊绊地把七个孩子养大成人。

尽管李永杰有些晚节不保，但李良开以为，爷爷值得敬重。毕竟，是他让李姓在唐家岩生根发芽，留下了老院子和古柏，还有生生不息的李氏后代。

正是出于对爷爷的敬重，那天晚上，当李良开跪在月溪河“塋上李”先祖李和钦的坟前时，表面上拜祭的是李和钦，嘴里念叨的却是李永杰：“爷爷，孙儿不孝，没有能力保住您留下来的老院子……”羞愧之中，他哭得像个孩子，哭得有些恍惚，几度把三个碾盘当成唐家岩团田，把李和钦的坟茔当作李永杰的坟墓。

等李良开回到家里，已是晚上10点半，孩子们早已进入梦乡，徐小芳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看电视，一边等着老头子回来。

一进屋，李良开就吵嚷着要喝酒。徐小芳不同意，忍不住嘟囔了一句：“你看都几点了？还喝……”一句话还没说完，李良开就火了，扯开喉咙向徐小芳发飙：“你校场坝的土地啊？管得这么宽！老子就想喝酒，你个死右客，老子不要你管！”见情形不对，徐小芳不再吱声，赶紧端来一碟泡菜，一碟花生米。

就着泡菜和花生米，李良开喝光了一瓶52度的诗仙太白，外加四瓶双桂堂啤酒，结果喝得酩酊大醉，次日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不吃不喝，像是害了一场大病。第三天早上，李良开让徐小芳煮稀饭，吃了不到半碗，胃便隐隐作痛，一阵接一阵，非常难受。

徐小芳又唠叨开了：“让你喝！喝出毛病你就高兴了？自己的身体还得自己爱惜，真生病了，遭罪的是自个儿……”

（七）

李良开真的病了，并且是绝症：胃癌晚期。

自从那晚喝醉以后，李良开的胃始终就不舒服，断断续续地疼痛。刚开始，谁也没在意，包括徐小芳也没放在心上。因为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所谓见怪不怪，都以为是醉酒以后的正常反应。

对自己的酒量，李良开一直很自信。年轻时能喝两斤高度烧酒，并且啥也不耽误，该干啥干啥，从没出过差错。年纪大了，酒量逐年下降，但依然是“津巴布韦”（斤把不畏），喝一瓶白酒绝对不成问题。

想来是因为遗传的缘故，唐家岩李氏后人的酒量都不错，不论男女，都能端起酒杯比画一阵子，尤其是成年男人，个个都有一斤白酒以上的海量。正因为拥有如此强大的整体作战实力，方圆百里的酒仙酒圣们都不敢和唐家岩李氏家族的男人叫板，否则，绝对是谁不服谁受伤。

这一点，让李良开很自豪。出于培养喝酒接班人的考虑，他不仅自己喝，还默许或支持下一辈喝。自家的四个儿子，刚满周岁那天，他都要用筷子蘸点白酒让小孩品尝，还美其名曰“开荤”。等到儿子们年满18岁，每每遇到喝酒的场合，他都会邀请他们一起喝个痛快。

对唐家岩李氏家族的数十个侄子，李良开也鼓励他们喝酒，还隔三岔五、分期分批地把他们请到家里，好酒好菜地招待着。对此，侄儿们铭记在心，从外地回来，都会拎上一瓶好酒来看望他，兴致勃勃地陪这位堂叔喝两杯，顺带汇报一下自己的打拼情况，讲一讲外面的所见所闻。

李良开有些酒量，但并不嗜酒，除了在外面应酬或在家里陪客人，自个儿很少单独饮酒。这方面，徐小芳很满意，认为自己年轻时没看错人，自家男人确实是一个有文化、能自律的好男人。

李良开的身体一直很好，什么病都跟他不沾边，甚至很少感冒，吃药打针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家常便饭，对他而言却是很遥远的事情。因此，徐小芳很少为李良开的身体操心。不过，当李良开连续胃痛半个月之后，徐小芳慌了，强拉着丈夫到古月乡中心医院，找熟悉的老中医把脉看病。

老中医很专业，不过几分钟的时间，便完成了望闻问切。随后，他把徐小芳拉到一边，神色有些凝重：“情况有点麻烦，还是到县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吧。”

徐小芳的心顿时悬了起来，也没敢多问，赶紧把孙儿孙女们托付给镇上的亲戚，连哄带骗地把李良开“押”到60多里之外的县城，到县人民医院又是做胃镜，又是做切片，然后焦急地等待病理分析结果。李良开压根儿没当回事儿，总取笑徐小芳大惊小怪，小题大做。

徐小芳却轻松不起来。那两天，她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怎么也停不下来，也不敢停下来，一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包括晚上，当李良开躺在医院旁边小招待所的床上呼呼大睡时，徐小芳连躺在床上的勇气都没有，一个人到街上走来走去，直到天亮。

第二天下午，徐小芳早早来到医院。之前，她支开李良开，让他去县一中看望上高二的大孙子李鹏程。刚好李良开正有此意，夫妻俩便分头行动。

刚进医生办公室，徐小芳发现屋里的气氛有些不对。见她进来，正说着话的两位医生立马安静下来，随后是一阵难挨的沉默。徐小芳心里一沉，隐约感到情况不妙，人一紧张，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双腿也开始微微发颤。见此情形，那个年长一些的医生搬来一张椅子，扶着徐小芳坐下，然后小心翼翼地开始说话：“检查结果出来了……就不要费那个钱了……他想吃啥给他吃啥，有什么心愿没了的，赶紧想办法给他实现……”徐小芳脑袋“嗡”的一声，整个人软了下来。她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双手扶着椅子，声音颤抖着问：“麻烦你告诉我，我们家的那位到底得了什么病啊？”另一个年轻一点的医生艰难地吐出四个字：“胃癌，晚期……”“还有多长时间？”徐小芳强力控制着情绪，不让自己倒下去。“估计三个月。最多不超过四个月。”

徐小芳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八)

走出医院大门，徐小芳还恍惚着。她甚至忘了是怎么从医生办公室出来的，只模糊记得有人使劲掐自己的人中，醒来后按别人的要求喝了一杯温热的糖水，其他的，像是一场若有若无的梦。

徐小芳真希望这是一场梦，并且永远不要醒来，这样丈夫就可以逃过一劫，自己也不必去面对残酷的现实。只可惜，这不是梦，而是必须直面的现实生活。意识到这一点，徐小芳不由得一个激灵，整个人也清醒起来，一个声音在心底响起：“徐小芳，你一定要挺住，千万不能倒下！要不然，这个家就乱套了。”

过了一条马路，回头再望一眼县人民医院的大门，徐小芳下意识地抬起右手，摸摸自己的右眼眶，没有摸到一丝泪痕。也就是说，从得知丈夫身患癌症的那一刻至今，平时动不动就抹眼泪的徐小芳竟然没掉一滴眼泪！徐小芳禁不住为自己的坚强自豪起来：“老天不公，我偏不低头，我就是要让自己的男客开开心心地活着，就是要让他体体面面走完最后时光。”打定主意，徐小芳忽然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她没有急着去找李良开，而是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掏出手机，挨个给四个儿子打电话，逐一通报了检查结果，并和孩子们商量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接到母亲的电话，四个儿子都很震惊。在深圳打工的大儿子李源，哭出声来，抽泣着说马上去订车票，尽快往家赶。在西藏部队当副旅长的二儿子李远最为镇定，一个劲儿地叮嘱母亲不要着急，说自己坐当天的飞机回重庆，再从那里坐汽车回开县古月乡月溪场。

在成都开出租车的三儿子李流有些慌乱，说一切都听妈妈的，妈妈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办，要钱出钱，绝无二话，并称当天就坐火车直奔万州，然后转乘汽车往家赶。在重庆开小餐馆的小儿子李长与父亲的感情最深，接到母亲的电话，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说了句“我马上回家”，便挂断了电话。

徐小芳的意见，是放弃医院各种形式的治疗，把精力放在如何让李良开愉快地走完最后一程上。这样的安排，也符合李良开的一贯主张。

2004年，李良开从村主任岗位退下来后，目睹村里数起癌症患者人财两空的凄凉结局后，不止一次对徐小芳讲：“如果哪天我得了绝症，千万别花那个冤枉钱，反正横竖都是一死，何必给后人留下一屁股债？”

每每儿子们从外地回家，李良开也反复表达这样的观点，说自己如果也有那么一天，不动手术，不做化疗，还说这也是一种孝顺，并称：“孝顺孝顺，不顺哪来的孝？”

在这个问题上，徐小芳和李良开的看法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她没有从孝顺的角度去理解，而是单纯从不给子女增加负担的角度考虑。四个儿子都在外地打拼，日子虽然过得去，但都称不上富足，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忍受亲子分离之苦，狠下心肠把孩子留在老家由父母抚养。

徐小芳和四个儿子商定：既然已经确诊为胃癌晚期，那就尊重李良开之前一再强调的观点，不动手术，不做化疗，而是想方设法帮他了却各种心愿。徐小芳还和儿子们讲好，全面封锁消息，不到最后时刻，除母子五人，不对任何人透露李良开患胃癌的消息。同时，为了防止引起李良开的猜疑，徐小芳阻止了儿子们马上回家的打算，还叮嘱他们别急着扎堆给爸爸打电话，而是要像往常一样。

轮番给四个儿子打完电话，徐小芳觉得自己镇定了许多。她先到药店买了几袋治胃病的普通中成药，随后回到招待所，静静等待丈夫回来。

（九）

当李良开从徐小芳口中得知自己得的只是常见的胃膜炎时，开心得像个孩子：“我说嘛，肯定没啥大毛病！那个老中医就是个庸医，净吓唬老实人。右客，走，我们回家，小家伙们一定想爷爷奶奶了。”听见丈夫喊自己“右客”，徐小芳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亲切感。因为在51年的婚姻生活里，李良开很少按当地的俚语这样称呼妻子，而是习惯于用“我说”或“喂”来代替对徐小芳的称谓。

徐小芳也是这样，和李良开对话时，她既不喊名字，也不喊别的，而是张口必称“我跟你讲”。而和别人谈起李良开时，很少说“我男客”，而是称“我们家的”。因为在她看来，把丈夫喊成“男客”，实在是太粗俗了。

从县城回到月溪场，徐小芳变得忙碌起来，有空就往外跑，说是要跟别人学十字绣。李良开也懒得过问，不是待在家里看电视，就是跑到茶馆看人家打麻将，偶尔也上去玩几把，一块两块的彩头，没什么输赢，就是图个乐呵。

实际上，徐小芳学十字绣是假，抽空打电话和儿子们商量如何让丈夫开心是真。商量来商量去，焦点最终聚集到唐家岩老院子和祖坟搬迁上。母子五个一致认为，这是李良开当前最关心的事情，可以围绕此事做点文章。

最后，二儿子李远的一番话提醒了徐小芳：“前段时间，老汉不是想出来挨个城市做侄儿们的工作吗？那就让他到处走走看看，顺便散散心。”

徐小芳眼前一亮，但她马上想到了经费问题：“那得多少钱啊？我听善乾老师说，一圈走下来，得四五万啊。”

李远急了：“妈，都啥时候了，您还心疼钱？钱由我们兄弟四个出。再说，这比动手术、做化疗便宜很多嘛。这样既尊重了老汉的想法，照顾到了他的心愿，